

绘画版

# 古香遗珍

## 图说中国古代香文化

范纬 主编  
张习广 绘画



文物出版社



范纬 主编  
张习广 绘画

# 古香遗珍

图说中国古代香文化

 文物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 张习广  
版式设计 戴士娟  
责任印制 张道奇  
责任编辑 孙漪娜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古香遗珍:图说中国古代香文化/范纬主编;张习广绘画.--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4.1

ISBN 978-7-5010-3947-0

I. ①古… II. ①范… ②张… III. ①香料—文化—中国—图集 IV. ① TQ65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3076 号

定 价	六十六元
印 次	二〇一四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版 次	二〇一四年一月第一版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
图 版 拍 摄	孙象贤 张宇红
图 版 说 明	张习广 范 纬
出 版 发 行	文物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二号楼
范 纬 主 编	张习广 绘 画
古 香 遗 珍	——图说中国古代香文化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[web@wenwu.com](mailto:web@wenwu.com)

710 × 1000 1/16 印张: 21.5

ISBN 978-7-5010-3947-0

目 录

中国香文化发展概述〔代序〕

一

图版目录

一九

图版

二五

参考书目

三三六

后记

三三八



## 中国香文化发展概述「代序」

中国几千年的文明，造就了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历史文化。如今，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历史时期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，是每个中国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。翻开中国的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以沉香为代表的各种天然香料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，并形成中国的香学、香文化。在某些历史时期，香文化甚至对推动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。

### 先秦

中国用香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北宋丁谓在《天香传》中说：「香之为用，从上古矣。」尽管人们开始用香的准确时间已经无从查考，但是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，这一时间应该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。整个先秦时期，香的使用有以下两个特点：一是这一时期所使用的香料均为天然之物，香料的种类比较少。就像元代熊朋来在《陈氏香谱》序中说的，「可炳者萧，可佩者兰，可鬯者郁，名为香草者无几」。二是此时香的使用多是出于祭祀和礼仪的需要。

祭祀用香起源于上古的燃烧祭祀。从考古成果来看，利用燃烧物品的方法进行祭祀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。比如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，以及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祭坛中，都发现有燃烧祭祀的痕迹。从文字记载来看，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已有了「柴」字。清代段玉裁认为「烧柴而谓之「柴」」，也就是烧柴祭天的仪式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舜曾在泰山举行柴

祭。《尚书》是上古的史书，《尧典》是战国时人们根据古代资料及神话传说加工编纂而成的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在周代，升烟祭天称为「禋」。东汉郑玄解释为「禋之言烟」，唐代孔颖达则认为「芬芳之祭」。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记录了关于周的先祖后稷的传说，里面就提到了「禋」祭，并且写到在祭祀的时候燃烧起「萧」「艾蒿」，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」。另外《诗·周颂·维清》里也有周文王进行「禋」祭的记载。郑玄说「周人尚臭」，香在周人心中占有很高的地位。由此可见，古人用燃烧香草的方式祭天祈福，正是想通过香气的上升，表达自己对上天和神明的敬意。

因为古人笃信香气能表达出敬畏之意，所以在先秦的各种礼仪中，经常有对香草的应用。如《周礼·春官·女巫》中记载：「女巫，掌岁时祓除釁浴。」这里提到的「釁浴」，就是指用香草涂身或熏身，并以香汤沐浴。清代孙诒让解释说：「《国语·齐语》云：「管仲至，三釁三浴之。」韦注云：「以香涂身曰釁。」」齐桓公迎管仲，用三釁三浴之礼，足见当时人对香的重视。另据《周礼·春官·郁人》记载：「郁人掌裸器。凡祭礼、宾客之裸事，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。」「郁鬯」是一种香酒，用郁金之汁调和而成，古代用于祭祀或待宾客。「裸」既是一种以香酒灌地求神的祭祀形式，又是一种酌香酒敬宾客的礼仪。「彝」是盛酒的尊。

除了用于祭祀和礼仪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香草也起着驱虫、香身、居室熏香等多种用途。辽河流域发现的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的陶熏炉炉盖、黄河流域发现的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，以及长江流域发现的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的竹节纹灰陶熏炉等，这些考古成果都是上古

先民生活用香的最好证明。

中国古代最早就是利用熏燃香料来驱虫，有文字记载的如《周礼·秋官·庶氏》：「庶氏掌除毒蛊，……以嘉草攻之。」这里说的「毒蛊」是一种害人的毒虫，「嘉草」应该是一种香草。攻即指熏。《周礼·秋官·翦氏》也说：「翦氏掌除毒物，……以莽草熏之。」同时，古代很早便有佩香的习俗，中国第一部词典《尔雅》中有「縻」，东晋郭璞注：「即今之香缨也。」屈原《离骚》中，也有「纫秋兰以为佩」的诗句。另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：「南山经之首……有木焉，其状如穀而黑理，其华四照，其名曰迷穀，佩之不迷。」也就是讲，这种树木开的光芒四射的花朵，采摘下来佩带，可以不迷失方向。《山海经》还说浮山有一种名为「熏草」的植物，它香气扑鼻，是一种香草，人们佩带这种香草，可以治疗疫病。至于说到居室熏香，除了各种出土的熏炉外，在《孔子家语》中也有关于芝兰之室的记载。

周人尚香，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，都爱借助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。如《左传》中说的「明德维馨」，即儒家学者借助香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，用馨香比喻德政。香草也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，用来比喻忠贞之士。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等诗篇中，记载了许多香草，如《离骚》中的「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」；《九歌》中「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」。在这些诗句里，香草是超凡脱俗的象征，是浑浊世人的对立面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。

可以说，香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从产生之日起，便被赋予了一种高贵气质，在先秦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，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，为人们所钟爱和推崇。

## 两汉

汉代是中国用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。汉朝的长期统一和稳定，使得国家日渐强盛，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，盛产香料的南方地区逐渐纳入了大汉帝国的版图，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，更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，大量香料得以从境外引入，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，使得中国人对香的使用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，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期。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的『休养生息』政策，于是汉朝逐渐成为一个个强大的帝国。国家的强盛，使得王公贵族的生活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享乐成份，熏香作为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，到了此时便自然而然地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。目前的考古发掘表明，各种香具是汉代墓葬中的常见物品。在广州发掘的西汉初期南越王墓中，曾出土了三件铜制熏炉。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，也发现了熏炉、熏笼、香枕、香囊等多种香具。有研究表明：『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，大约半数的墓都有熏炉随葬。』从我们不难看出两汉熏香风气之盛。从文字记载方面来看，《后汉书·钟离意传》注引蔡质《汉官仪》曰：『尚书郎入直台中，……伯使一人，女侍史二人，皆选端正者。伯使从，至止车门还，女侍史絜被服，执香炉烧熏，从入台中，给使护衣服也。』可见当时用香熏烤衣被是官中的定制。《东官故事》写道：『皇太子初拜，有铜博山香炉。』这说明焚香在当时的宫廷中已然成为必不可少的官仪。

熏香在汉代得以快速发展的客观条件，是香料的种类较之先秦有很大的增加。一方面，汉代建立之后，不断开疆辟土，使中国产香的地区越来越多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林邑记》记载：『朱吾以



南有文狼「今越南」，野人居无室宅，依树止宿，食生肉，采香为业，与人交市。』『朱吾』是汉武帝元鼎六年「公元前一一一年」设置的县，属于日南郡。说明当时的边陲之地，早已存在以「采香为业」的人群，市场上有了香材的流通。另一方面，丝绸之路的开通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。范晔在《和香方》序中说：「『香料』并被珍于外国，无取于中土。』由此说明大部分香料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。东汉史学家班固曾在写给自己兄弟班超的信中说到：『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、白素三百匹，欲以市月氏马、苏合香。』」

与上古烧香祭祀的传统类似，熏香在此时也被当作敬神之物继续使用，如《汉书》里就提到焚烧安息香可以『通神明』。而且，各种香料的药用价值，也开始被认识并利用。王族的墓葬中放入香料，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同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。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从征记》说，刘表死后，其子将各种珍贵的香料捣碎，有数十斛之多「古代一斛为十斗」，放入棺槨之中，据说后来墓葬被人挖开时，『香闻数十里』。《水经注》也记载了这段故事，提到『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，经月不歇』。东汉诗人秦嘉曾给家中的妻子寄去香料，信中说『今奉麝香一斤，可以辟恶气』，『好香四种各一斤，可以去秽』。

汉代开始影响中国文化领域的宗教，对香的使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。在中国道教的教义里，仙人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以香气为食，所以道教的各种仪式中，经常采用熏香的方式。起源于印度、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的佛教，更是历来主张用香。佛教盛行的南亚地区是香材的重要产地，那里的人很早就有用香的习惯。佛经中也曾多次提到用香的习惯，把香称作佛使。佛教香赞曰：『炉香乍

爇，法界蒙熏。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香云，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」

### 魏晋南北朝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交通更加便利，国内外贸易特别是香料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据南梁文学家任昉《述异记》记载，日南郡出现了专门进行香料交易的「香市」，南海郡则出现了采香的「香户」。随着香料种类的日益丰富，在当时的著作中，开始有了对香料、香品的介绍。三国吴万震的《南州异物志》、晋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等书中，有许多关于香料的记载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，也曾论及香粉的制作方法：「惟多着丁香于粉合中，自然芬芳。」南朝宋范晔曾撰有一本香学专著《和香方》，元代阴时夫《韵府群玉》有「范晔撰《和香方》三卷」的记载，此书今已亡佚，仅留下一段自序，借用香料类比朝中人物。

香料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，使得魏晋以来用香更加普遍。据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魏武令》记载，魏武帝曹操，在「天下初定」时，出于节俭方面的考虑，曾「禁家内不得香熏」，「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」。但是后来为了房室清洁，也就「听得烧枫胶及蕙草」了。曹操还曾向诸葛亮寄赠鸡舌香。《魏武帝集·与诸葛亮书》中说：「今奉鸡舌香五斤，以表微意。」曹操在临终时，遗嘱中特意嘱托将自己珍藏的香品分给诸位夫人。曹操次子、魏文帝曹丕曾遣使东吴孙权处求雀头香「香柅子」，事见于《江表传》「见《三国志》，斐松之注」，《太平御览》也曾引用过。

南北朝时期，后赵武帝石虎「作流苏帐，顶安金莲花，花中悬金薄，织成统囊，囊受三升以盛香，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，采色亦同」。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，生活奢

侈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齐书》记载：「[东昏侯]拜爱姬潘氏为贵妃，仍以金莲贴地，使妃行于其上，曰此步步莲花耶。……刻画雕彩，麝香涂壁，锦幔珠帘，穷极绮丽。」《陈书》中说，陈后主沈皇后「于光照殿前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阁高数丈，并数十间，其窗牖、壁带、悬楣、栏槛之类，并以沉檀香木为之」。

除去官廷用香，此时香也开始进入士大夫的生活，只是由于香料价格十分昂贵，能用的起的多是巨富之家。《晋书·王敦传》记载，东晋石崇「以富豪矜物」，家中厕所「常有十余婢侍列，皆有容色，置甲煎粉、沉香汁，有如厕者，皆易新衣而出」。同书《刘寔传》记载，崇尚节俭的尚书郎刘寔有一次到石崇家拜访，「如厕，见有绛纹帐，裯褥甚丽，两婢持香囊，寔便退，笑谓崇曰：「误入卿内。」崇曰：「是厕耳。」寔曰：「贫士未尝得此。」」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，同时也是精神最为自由的年代，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，造就了人们崇尚简约淡泊、追求超凡脱俗的哲学思想，香烟缭绕的意境恰好与这种哲学思想相吻合。佛、道两教的进一步发展，神仙故事的不断传播，也给香带来了一些神秘的色彩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世说新语》说，东晋时有个叫陈庄的人，「入武当山学道，所居恒有白烟，香气闻彻」；又引《续晋安帝纪》说，陈庄曾拜访魏兴太守郭宣之，「去后郡内悉闻香，状如芳烟流散」。《梁书·韩怀明传》载：「[韩怀明]十岁母患尸疰，每发辄危殆，怀明夜于星下稽顙祈祷。时寒甚切，忽闻香气，空中有人语曰：「童子母须臾永差，无劳自苦。」未晓而母豁然平复。」香气在这一时间已成为神仙出现的象征。

## 隋唐

隋唐时期，中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状态，在空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，各族人民互相融合，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，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。经济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交通的发达，使得香料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，香料的普及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，香料的进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。隋唐两代，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由陆路改为海路。唐代中期，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，其时大食、波斯「大食的属国」的外商遍布沿海各港口，尤以广州最盛。到唐末，广州的外商数量已经十分可观。据史料记载，黄巢在攻陷广州前，勒索巨款不遂，所以在城陷时屠杀外商达十二万之多。正是通过如此庞大的外商群体，使得香料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。

除了从国外引入，香料也成为唐代许多州郡的重要特产。唐代刘餗的《隋唐嘉话》中曾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：「谢朓诗云：「芳洲多杜若。」贞观中，医局求杜若，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贡。州判司报云：「坊州不出杜若。应由谢朓诗误。」太宗闻之大笑。判司改雍州司法，度支郎免官。」唐代度支司为掌管财政收支和物资调运的官署。太医院要用杜若，糊涂的度支郎「度支司长官」就去向坊州调拨。坊州的判司「负责批转公文的小官」如实回报，结果升为雍州司法「主管刑法的官」。度支郎却被免了官。从这个故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已经建立起从地方州郡向朝廷调运香料的制度。

香料的普及，使得隋唐时期的用香量非常大。《香乘》曾引唐代苏鄂的《杜阳杂编》说：「隋炀帝每至除夜，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，车沉水香，每一山焚沉香数车。……以甲煎沃土，焰起数丈，香

闻数十里。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余乘，甲煎二百余石。』

宋陶穀《清异录》记载唐中宗韦皇后与皇亲国戚、权臣『各携名香，比试优劣，名曰『斗香』』。当时日本受其影响，出现了平安贵族模仿的竞香雅会。据唐代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记载，唐明皇时期，宫内建有沉香亭，明皇与贵妃曾在亭上赏木芍药。这里的『沉香亭』应该是用能生成沉香的树木造的亭子。另据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，当时权倾朝野的杨国忠宅中有『四香阁』：『沉香为阁，檀香为栏，以麝香、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。每于春时，木芍药盛开之际，聚宾于此阁上赏花焉。禁中沉香之亭，远不侔此壮丽也。』

香料的大量涌入，使香的价格大大降低，隋唐以后，焚香开始慢慢地推广到民间。唐代文人普遍用香，留下了许多咏香的诗句。如王维的『朝罢香烟携满袖，诗成珠玉在挥毫』；杜甫的『雷声忽送千峰雨，花气浑如百和香』；白居易的『闲吟四句偈，静对一炉香』。

到了五代，香的使用更加生活化，甚至赏花时也焚香助兴，而且还非常有讲究。如五代韩熙载提出：『对花焚香，有风味相和，其妙不可言者。木犀宜龙脑，醑醑宜沉水，兰宜四绝，含笑宜麝，蔷薇宜檀。』足见这时的文人士大夫对香气的研究之细腻与高雅。

## 宋元

宋代，中国香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。发达的海外贸易、日趋成熟的香料运销机制，使得这一时期香的使用遍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。随着用香群体的逐渐扩大，围绕香的制作和使用，形成了一个发达的产业。文人普遍用香、制香，出现了许多论香的专著。文学作品中，对香的描写已经十分普

遍。香在此时已经深入人心，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

宋王朝建国不久，便由于「外有岁币、内有冗员」而呈现出了财政上的种种困难，进而出现对海外贸易的依赖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与阿拉伯贸易的南方各港口的税收是国家最大宗的收入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历时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「一〇九五至一二七〇年」严重耗费了阿拉伯帝国的国力，国家财政十分困难。为了广开财源，阿拉伯人不得不大力发展商业，来华贸易成为主要途径，而贸易的物品则以香料为主。基于以上因素，宋代的香料贸易空前繁荣。据全汉升的《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》一文，当时较为重要的香料贸易品有：龙涎香、龙脑香、沉香、乳香「熏陆香」、木香、蕃梔子、耶悉茗花「素馨花」、蔷薇露等。外国运来的香药，由各地的市舶司管理。市舶司就是后来的海关，始建于唐，负责海外贸易，到了宋代变得越发重要。广州、番禺、杭州、明州、泉州等地都设有市舶司。在市舶司掌管的各种贸易中，香料贸易占有首要的地位，并且出现了专门从事香料运输的「香舶」。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发掘出一艘宋代香舶，上面就装载有龙涎香、沉香、乳香、降真香、檀香等香料。宋代香料进口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，据史料记载，北宋神宗熙宁十年「一〇七七年」，仅广州一地所收乳香数量就高达二十多万公斤。

正是因为香料数量十分充足，所以宋代香的使用得到了很大的普及。香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遍布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北宋司马光撰写的《司马氏书仪》一书，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通用礼仪，其中便多次涉及香的使用。书中有「焚香」二十二处、「香炉」九处、「炷香」八处，另外还涉及香酒、香盒、香匙等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幅生动记录当时城市生活面貌的传世名画，

里面多处描绘了与香有关的场景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其中绘有一家香铺，门前立有「刘家上色沉檀栝香」字样的招牌。「沉」是指沉香，「檀」是檀香，「栝」则是指上品乳香。香铺中除了贩卖香料之外，也生产香的成品，如合香、棒香、香水等。香铺之外，市井之中还有一些与香有关的行业。据南宋吴自牧《梦梁录》记载，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制作印香的人，「每日印香而去，遇月支请香钱」。又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「酒楼」条中，提到酒楼上「有老姬以小炉炷香为供」，称为「香婆」。宋代香事如此发达，关于香的书籍也十分丰富。北宋初李昉编辑的《太平御览》中，就收录有「香部」三卷。其中列出香料共四十二种，并记述了许多与香有关的故事。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、范成大的《桂海虞衡志》、赵汝适的《诸蕃志》中，也都有对香料的记载。另外，在《宋会要辑稿》《宋史》及各种宋人笔记中，亦可散见一些香料的名称。最为突出的是，宋代出现了很多「香谱」类的书籍。宋元之际陈敬在编写《陈氏香谱》时，所引用的各家谱录便有沈立《香谱》、洪驹父《香谱》、武冈公库《香谱》、张子敬《续香谱》、潜斋《香谱拾遗》、颜持约《香史》、叶庭珪《香录》等。洪刍「驹父」的《香谱》写于北宋末，分「香之品」「香之异」「香之事」「香之法」四个部分。其中「香之品」部分记有四十三种香料，记载得很是详细。《香录》的作者，南宋叶廷珪，更是供职于市舶司，收集了不少第一手资料。他在自序中说：「余于泉州职事，实兼舶司，因蕃商之至，询究本末，录之以广异闻。」而《陈氏香谱》则是一部博采宋代诸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，是研究宋代用香历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。

宋代文人中盛行用香，黄庭坚曾自称「有香癖」，苏轼曾亲自制作了一种篆香赠与苏辙作为寿

礼，陆游则作有《烧香》诗。在宋代的诗词之中，自然不乏有写香的佳句，如晏殊的「翠叶苍莺，珠帘隔燕，炉香静逐游丝转」；欧阳修的「沉麝不烧金鸭冷，笼月照梨花」；李清照的「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」；陆游的「一寸丹心幸无愧，庭空月白夜烧香」。『焚香静坐』『鼻观心参』，宋代文人已将品香升华为生活的艺术。

宋人用香上自朝野，下至庶民，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国家。正如台湾学者刘静敏在《宋代〈香谱〉之研究》一书中所写：『宋人善香风尚，不限于中土，流风所及，邻国高丽与日本也熏染焚香风雅。从徐兢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〉卷十三记其兽炉，所焚笃耨、龙脑、旃檀、沉水之属，皆宋朝廷御府所赐。而日本京都的经冢出土一批宋代南方地区所产瓷香盒，青森与镰仓出土各种元代龙泉窑香炉等，都说明宋代用香风气远播。』

在元代的对外贸易中，香料仍是主要的商品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曾提到中国人从印度贩运香料，满载而归。元代的皇室和贵族很注意养生，用沉香、麝香、檀香、龙脑等二三十种香药，配制『异香丸』，每日服用，能使人身体健康且发出异香。元人还在沐浴时用香料煮水，增加身体的滋润和香气。元杂剧《谢天香》细致的描绘了妇女用『熬麸浆细香澡豆』沐浴的场景，更证明元代除熏香外，采用香药煮水沐浴很普遍，也很盛行。在今天南方有些地区，老百姓仍爱用生姜、鲜花泡水沐浴，既除湿气，又香身体，还使皮肤润滑舒服。

## 明清

进入明代以后，明成祖朱棣为开拓海外航线，取得对外贸易的主动权，于一四〇五年起令郑和率



领两万余人的庞大船队多次下西洋。船队曾到达南洋、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、阿拉伯等三十多个国家。沿途用丝帛、瓷器、茶叶等中国特产与各国进行交易。香料是交易回来的主要商品，包括檀香、龙脑、乳香、木香、安息香、没药、苏合香等。这些香料除供宫廷使用外，大部分被销往各地。明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的成熟期，香的使用更为普及，手工制作的线香开始广泛使用，并已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有「使用白芷、甘松、独居、丁香、藿香、角茴香、大黄、黄芩、柏木等为香末，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，可以做香「成条如线」」。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。

除了用香、制香的发达，明代学者对香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继宋代大量出现香谱类著作之后，明朝末年出现了一部集历代香谱之大成的作品，即周嘉胄的《香乘》。

周嘉胄，字江左，扬州人。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。据他在该书自序中所云，推测此人「好睡嗜香，性习成癖」。《香乘》一书初成于万历戊午年「一六一八年」，当时全书只有十三卷。后来，作者认为该书过于简略且疏漏较多，于是广泛搜集香之名品、典故及鉴赏之法，旁征博引，一一具言始末，积二十余年之力，重新编写。该书于崇祯辛巳年「一六四一年」刊出，作者自为前后二序，另有李维祯序言一篇。是书一共二十八卷。卷一至卷五，载「香品」一百八十余种，总述香品的产地及历史，分述各种香品的特点、优劣、用途等。卷六载「佛藏诸香」，记「象藏香」以下四十三种，主要叙述各香品的功用。卷七载「官掖诸香」，记「熏香」以下四十六种，都是春秋战国以来历代王公贵族所用之香。卷八载「香异」，主要记述「沉榆香」以下近五十种香品的特异品质。卷九至卷十载「天文香」五种、「地理香」二十种、「草木香」四十六种、「鸟兽香」十五种、「宫室香」二十八种、「身体香」八